

活着,称旧居;死了,称故居,一字之易,生死之间,千万当心。前几年,某报刊登一高级领导人的家乡照片,称故居,倘若在“文革”期间,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说不定还要人头落地的。套用小儿子的韵语:“没文化,真可怕。”

我的旧居位于大杨浦;扫描范畴再小些:鞍山六村;精准打击一点:40号 202-203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建造了一大批新村分给工人,故称工人新村,简称工房。事实上该叫公房,产权归属公家。39、40号是个机关家属院,机关

全称:北方区海运管理局,统辖上海以北到大连港的海上运输,交通部直辖。“文革”开始,上海街头出现的大字报:打倒陈丕显(市委书记)、曹荻秋(市长)、李广。李广是北方区局的党委书记。

所以楼上楼下都是当官的。门口有条水泥路,便于接送局长们的轿车进出。三楼傅伯伯是远洋公司经理,头发稀疏,却一丝不苟,头皮油亮,色泽很硬,像蜡光纸一样。早晨轿车到了,他披着黑呢大衣,夹着黄牛皮包、衔着粗短的雪茄,一脚撑着,一脚悬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着,不紧不慢地下楼,到了二楼吐出一口云雾,满楼喷香。几十年后,曾在苏州某园林的放生池旁读到一上联:“独乐不如众乐”,情不自禁想起傅伯伯,那雪茄味弥漫于记忆深处,久而不散,一抹如新。

傅伯伯是知识分子出身,大概一二·九运动学运出来的,大干部,没架子,见了小孩,尤其小男孩,他常常手掌摸顶,冲着你的小脸蛋喷一口,逗你玩——他知道我们喜欢雪茄的味道。傅家的教养很好,两个女儿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终日闭门不出,“落红满地红不

扫”,在家读书,“文革”后第一批七七级考上大学的,接着考上研究生。

一楼是邵友诚的家,好像是河北人。友诚与我年龄相仿,个头亦相仿。他爹两眼罩着两片啤酒瓶底,一圈圈的,永远哈着腰眯着眼瞅你半晌。一个黄昏,他站在门口,老远冲着我吼:“友诚,友诚!”我站在远处,不动也不响。邵伯火了,横过小腿,搁在膝盖上,取下单鞋,嚷道:“我鞋(名词动化,北方怒语:用鞋砸你)你!”走近一瞧:“哦大伟啊!见友诚么?”

那时家家都是石灰墙,邵伯见墙上有个斑点,对着做功课的小女儿叫唤:“小萍,墙上有个蝇子。”小萍最小,机灵漂亮,所以任性,头也不抬,扔过一句:“我不管!”“你这个杂——种!”还有拖腔,京剧味的,看来还是个戏迷。杂种是黄河流域老农民的

求量大,尤其在车辆运行的高峰时段,安全措施的实施确有难度。笔者建议,行车高峰时段,可否像六、七路那样,每车另设「安全员」一名,专门负责安全事宜,等高峰时段过了,再将安全臂章交给驾驶员,并由安全员负责。此做法,虽麻烦且增加些许「成本」,但毕竟「安全大于天」呵。

此言一点不错!上海是座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人们出行需求量大,尤其在车辆运行的高峰时段,安全措施的实施确有难度。笔者建议,行车高峰时段,可否像六、七路那样,每车另设「安全员」一名,专门负责安全事宜,等高峰时段过了,再将安全臂章交给驾驶员,并由安全员负责。此做法,虽麻烦且增加些许「成本」,但毕竟「安全大于天」呵。

口头禅,怒时改不了口,刹不住车,破口而出,但搁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叫“杂种”,等于骂自己。老邵骂骂咧咧的,只得自己起身,踩在铺上,咕脚,伸手一巴掌:“嗨,又砸在钉子上了。”一个“又”,屡犯哎!

隔壁39号二楼的老黎,“文革”后期闲赋在家,大热天在家,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他下午坐着啃西瓜。忽然楼乘凉的挨了楼上丢下的瓜皮,不干了,仰起头嚷着骂着。对面高处的一家,发现这边二楼在啃西瓜,指着检举:“二楼!”其实是三楼小军扔的。下面群起而骂。老黎霍地起来,站在窗口,腆着白大肚子,叉着腰,嚷道:“我是国家十二级干部,丢什么西瓜皮呀!”十二级干部,是高级干部,但与丢不丢西瓜皮,之间没有什么论证关

系,让人莫名其妙。但他做官,真有官样,高头大马,相貌堂堂,叉着腰,站在窗口。后面房子乘凉的人都被镇住了。其实,他的意思是,十二级国家干部,素质好,决不会丢西瓜皮的!但抽掉了“素质好”,前后就浑身不搭界,那就荒唐了,就有些“韩复榘”了。



西班牙塞哥维亚大教堂(摄影) 沈丹锋

日前,“徐昌酪从艺七十周年作品展”开幕,展出洋洋洒洒、不拘一格的作品近百幅,都是昌酪老师新近创作的大画,可谓达到了他艺术创作上的巅峰。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报社任美术编辑,结识了很多书画名家,其中和徐昌酪老师的联系最多。当时昌酪老师已从担任总体设计的上海外贸公司调到上海美术家协会任秘书长。这期间,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建立市场经济,美术界无论是艺术观念的洗心革面,绘画风格上的励精求变,组织体制上的破旧立新,其深刻和广泛是前所未有的。而昌酪老师处于画家群体的中心,他团结和带领美术家以创新和务实的精神,紧跟时代,积极开展艺术活动,不断推出优秀作品和艺术新人,将美协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在任上创立和组织的“海平线”画展、“首届人体艺术展”、“米罗大展”

华丽转身

张复兴

昌酪老师的动物画独树一帜。正如程十发先生所说:“昌酪先生是将美术设计的概念带进了国画领域,在传统的笔墨中洋溢着图案和装饰美,让古老的走兽翎羽呈现一种现代美感。”在他的作品中,传统写意笔墨得到充分自由的表现。他画动物落笔疾重,喜用团块来凸现对象的体量;常将顿挫的短线呈现有规则的重复和排列,强化韵律感和装饰美;奔放而饱满的长线,似乎

“安全员”莫流于形式

陈日旭

时下乘坐公交车,乘客上车时,可瞥见驾驶员右臂上佩有一红臂章,上有「安全员」三字。记得这样的做法,还是近些年开始的,缘由是杭州、厦门、广州等大城市公交车上屡屡发生恶性事件。为防止同类事件发生,上海各公交线路路上「设立」安全员。最初这臂章不是戴在司机臂章上,而是另配备一人,坐在前车门一个位子上,专门「监督」有无可疑迹象。不知怎么,渐渐地安全员由驾驶员一人兼任了。不用多言,驾驶员坐在最前端,最主要的职责是专心开车,保证行驶安全,要腾出精力兼顾车厢内人身安全,确有勉为其难之嫌。至少在高峰时段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故长时间来,此形高饱受乘客诟病。不少驾驶员本人也觉此红臂章乃「摆摆样子」。

近闻媒体报道,本市古一路公交线路(从周浦到人民广场)专门在社会上招聘一批安全员,实行高峰时段上岗,「中间」时段休息的办法,取得良好效果,社会反响不错。此线路领导说得好,安全员可将安保、服务、售票、导游融为一体。单位虽「开支」增加,但事故率下降,赔偿少了,效益总体还是上升的。再说,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此言一点不错!上海是座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人们出行需求量大,尤其在车辆运行的高峰时段,安全措施的实施确有难度。笔者建议,行车高峰时段,可否像六、七路那样,每车另设「安全员」一名,专门负责安全事宜,等高峰时段过了,再将安全臂章交给驾驶员,并由安全员负责。此做法,虽麻烦且增加些许「成本」,但毕竟「安全大于天」呵。

五颜六色

不要总把他人的谦让视作自强他弱、自对他错……在并不损害、无关大局的时候,比你高一层和高一筹的人,礼数让给理数,理数让给人数的数是常有的,为着良好的氛围和和谐的局面。只是你不要总以为得意、得势甚至得计罢了。是的是,敏捷很重要。记得,基点是稳重入脚。心怀感恩之情,才持图报之意。不觉感恩,何有报恩。不知感恩,何以报恩。不懂感恩,何来报恩。恩情、恩情,理应恩有情,报也有情。然而,也有恩有情而报无情乃至仇报恩情。

对侵权事项的一再忍受,不仅是维权意识低下的表现,客观上也是纵容、怂恿和助推了侵权事例的增加。维权意识差,越差,侵犯权益的事越多。因此,必须补差。补差,才能补上、补全,才能真正维权。

维权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自尊、自强的应有体现,说到底就是维护人权。只有别人不把你当作人看时,只有你不把自己当作人看时,才真无人权可言,也无维权可说。而人权几乎与你降而同生,相伴一生。

随着北京与张家口联合申办冬季奥运会成功的喜讯传来,冰上雪上运动也渐渐流行起来。于是,一个周末,我和老婆就去滑了个冰。

说起滑冰,我就浑身来劲儿,这真是太好玩了。而老婆比我更加积极。她一到场地便立即蹲下身子穿上冰鞋,接着像一只燕子似的“飞”出去了。在室内人造冰面上滑翔、旋转、跳跃,环环相连,一气呵成,最后来一个漂亮的弓身转。大约发觉我一直朝着她看,老婆便转过脸对我抛了一个媚眼。心如明镜的我,自然心领神会:老婆想与我来一段冰上双人舞。呵呵,说来就来,我们便在冰面上滑了起来。那感觉有些心神飘忽,飘飘欲仙呢。

两人手牵手滑着,见到滑冰的人少,老婆居然要与我比比速度滑冰。速度滑冰,顾名思义,就是看谁的滑冰速度快,她哪里是我的对手!可这次速度滑冰比赛,老婆却勇夺了冠军。

环顾我们身边的滑冰者,以青少年占绝大多数,像老婆和我这样30岁来的“高龄”滑冰者那是少之又少。其实,只要掌握好滑冰的技巧,上至80岁的老人家下至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享受滑冰带来的乐趣。

号基本上是南下的,属于“许三多”:山东人多,吃大蒜多,开口“马勒”多。东北人当中有不少人往往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后裔,有些人开口稍雅驯些,说:“马勒个巴子”。前面的词汇也是“马勒”。所以,我的旧居简称:“马勒公寓”。

不用多言,驾驶员坐在最前端,最主要的职责是专心开车,保证行驶安全,要腾出精力兼顾车厢内人身安全,确有勉为其难之嫌。至少在高峰时段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故长时间来,此形高饱受乘客诟病。不少驾驶员本人也觉此红臂章乃「摆摆样子」。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早就听说川西藏区是“身体下地狱,眼睛上天堂,灵魂回故乡”的地方。灵魂能不能回故乡,在于个人内心的修为。而在藏区,“眼睛上天堂,身体下地狱”是绝对的:那里有洁白的云朵、湛蓝的天空、雪白的雪山、碧绿的海子、原始的冰川、神秘的寺庙、传奇的藏教以及五彩的经幡、多彩的民俗,使人人饱眼福;而藏区多在海拔3500米以上高寒缺氧地区,让外来旅行者害怕高原反应如同可怕的地狱。

此行自然景观的最精彩处无疑是稻城的亚丁。亚丁的风景在牛奶海和五色海。坐景区一小时汽车及一刻钟的电瓶车到达海拔4200米洛绒牛场。“无限风光在险峰”,最高峰五色海海拔近4700米,与洛绒牛场五百米高差,约有5公里路程,人只能徒步。导游指南上再三提醒一般体力者需花6小时,务必在电瓶车结束以前赶回。

我们五人在五公里的行进中,自然分成了四个梯队。我与我们旅行圈内的四种人——有闲、有钱、有力、有心(兴趣)集一身,也是一行年纪最大的施云桂兄始终跟着导游。第二恰巧也是我们当中的老二边兄,他在4600米海拔的牛奶海还与我们同时到达,在登五色海时分开了。第三是开始一直有“高反”的方兄,没想到3500米就有“高反”的他,在4700米徒步时“高反”竟神奇地消失了,最后回程时与老二会合了。老四林兄年轻时是体育明星,只因当时用腿较多,现在膝盖有所磨损,只能慢慢走了。

五色海周围有仙乃日与央迈勇雪山围绕,我与施兄到达时一看仅花了两小时,便坐在“海边”闲聊,说起旅游需要体力,庆幸自己还不错。兴致所至,我们便聊起旅行者的等级。开始我们都认为旅行者的等级当然以到过的旅游地数量为评判标准,但一想不对,比如数量、北极现在只要付得起高昂的费用,一点没有障碍;而远途的飞行费用却让一些穷游族望而生畏;此外,在人力难以胜任处雇佣人力,这在评级时应予剔除。我们认为,评旅行者的等级应该裸评,仅以腿力为标准。施兄和我、边兄、方兄和林兄,今天分列1、2、3、4级,但每人年纪不一,5人中除了我,每人都背着至少五六斤的相机。还有,评判也要参考以前的经历。

施兄年纪最大,曾经去过南极和世界上50多个国家,又背着相机,他虽然与我同样时间到达目的地,但考虑以上三点,施的能级就比我高三级。其他三人虽说我慢,但加上背相机和年龄因素,边兄、方兄、林兄实际上与我是一同级别的。

我们打算离开时,有四个“背包客”过来问景区哪里购票。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是从旁边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徒步过来的。他们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级别比起他们来有点惭愧和可笑。想起刚才见一个帐篷族在卷床垫地毯,我们好奇地问他下午怎么睡午觉时,他说:“许多人到此地来是为了猎奇,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有的人为了补缺,以便今后能够炫耀一番;有的人为了征服自然,显示自己的力量。而我们,就是为了与自然交流。所以刚才躺在大地怀抱中睡了一小时,我仿佛听到了雪山的歌唱、海子的低语、大地的沉默、天空的欢笑,人成了自然中一分子。”听了此话,我觉得这才是旅行者的最高等级。这等级尽管难以用到达景点数、可测量的脚力等物化衡量,但有谁不认同这是旅行的最高等级和境界呢?

引玉之效果。首先,要选一双合脚的冰鞋,鞋带则要系得不松不紧。其次,在上冰前应该做些热身运动,比如,扭扭头、伸伸腰、踢踢腿。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初学滑冰者第一次上冰,往往担摔跤。其实,在学滑冰的过程中完全不摔跤是不太可能的,关键是要“学会”摔跤:一旦失去平衡之时,迅速要做团身、低头,并顺势倒地。初次上冰,两脚以“八”字形站稳,两腿弯曲,上体前倾,降低重心,眼看前方。学会冰上站立后,就要勇敢迈出第一步。最后,便可以练习滑行,一是单蹬双滑,二是单蹬单滑。学会滑行后,就要学会停止的方法,因为会滑也会停才能保证安全。初学者应先学会“八”字停止法,当双脚惯性滑行时,上体稍稍前倾,两腿微屈,两膝内扣,刀尾分开,臀部后坐,同时将两冰鞋的冰刀内刃压冰成“八”字形。熟练后,还可以采用转身停止法以及刀尾停止法。那姿势真是帅呆了呀!

滑冰去吧

黄显耀

环顾我们身边的滑冰者,以青少年占绝大多数,像老婆和我这样30岁来的“高龄”滑冰者那是少之又少。其实,只要掌握好滑冰的技巧,上至80岁的老人家下至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享受滑冰带来的乐趣。

在我看来,滑冰是一项全身运动,经常滑冰能增强呼吸和血液循环,并发展肢体协调的能力。哦,对了,夫妻、情侣一通滑冰,还能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呢。

旅行者的等级

何鑫渠

我们五人在五公里的行进中,自然分成了四个梯队。我与我们旅行圈内的四种人——有闲、有钱、有力、有心(兴趣)集一身,也是一行年纪最大的施云桂兄始终跟着导游。第二恰巧也是我们当中的老二边兄,他在4600米海拔的牛奶海还与我们同时到达,在登五色海时分开了。第三是开始一直有“高反”的方兄,没想到3500米就有“高反”的他,在4700米徒步时“高反”竟神奇地消失了,最后回程时与老二会合了。老四林兄年轻时是体育明星,只因当时用腿较多,现在膝盖有所磨损,只能慢慢走了。

五色海周围有仙乃日与央迈勇雪山围绕,我与施兄到达时一看仅花了两小时,便坐在“海边”闲聊,说起旅游需要体力,庆幸自己还不错。兴致所至,我们便聊起旅行者的等级。开始我们都认为旅行者的等级当然以到过的旅游地数量为评判标准,但一想不对,比如数量、北极现在只要付得起高昂的费用,一点没有障碍;而远途的飞行费用却让一些穷游族望而生畏;此外,在人力难以胜任处雇佣人力,这在评级时应予剔除。我们认为,评旅行者的等级应该裸评,仅以腿力为标准。施兄和我、边兄、方兄和林兄,今天分列1、2、3、4级,但每人年纪不一,5人中除了我,每人都背着至少五六斤的相机。还有,评判也要参考以前的经历。

施兄年纪最大,曾经去过南极和世界上50多个国家,又背着相机,他虽然与我同样时间到达目的地,但考虑以上三点,施的能级就比我高三级。其他三人虽说我慢,但加上背相机和年龄因素,边兄、方兄、林兄实际上与我是一同级别的。

我们打算离开时,有四个“背包客”过来问景区哪里购票。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是从旁边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徒步过来的。他们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级别比起他们来有点惭愧和可笑。想起刚才见一个帐篷族在卷床垫地毯,我们好奇地问他下午怎么睡午觉时,他说:“许多人到此地来是为了猎奇,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有的人为了补缺,以便今后能够炫耀一番;有的人为了征服自然,显示自己的力量。而我们,就是为了与自然交流。所以刚才躺在大地怀抱中睡了一小时,我仿佛听到了雪山的歌唱、海子的低语、大地的沉默、天空的欢笑,人成了自然中一分子。”听了此话,我觉得这才是旅行者的最高等级。这等级尽管难以用到达景点数、可测量的脚力等物化衡量,但有谁不认同这是旅行的最高等级和境界呢?

七夕会

运动休闲

七夕会 运动休闲

七夕会 运动休闲